

隨園詩話

袁枚著

王英志校點

（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袁枚全集

叁



王英志 主編

袁枚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隨園詩話目錄

卷一		一
卷二		三
卷三		六
卷四		九
卷五		二八
卷六		六一
卷七		一〇三
卷八		一四〇
卷九		一七六
卷十		二一六
卷十一		二五五
卷十二		二七八

隨園詩話補遺

卷十三		四二四
卷十四		四四九
卷十五		四八八
卷十六		五九
卷一		五四六
卷二		五七三
卷三		六〇四
卷四		六二七
卷五		六五四
卷六		六八七

袁枚全集

卷七		七〇八
卷八		七三七
卷九		七六五
卷十		七九二

附錄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八二三
冒廣生《批本隨園詩話》跋		八三六
張爾田《批本隨園詩話》跋		八三七

隨園詩話卷一

一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目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爲榮。韓蘄王爲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爲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旦》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咏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爲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爲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鐘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托遙深。

二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裏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三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率皆攻排詆訾，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所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四

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

公，亦有菜園對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味，只恐蒼生面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五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共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恨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閑名。」則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遄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慙，見花如見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滿頭。」「枉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閑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避杏花。」俱妙。

六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尚有用定後不慊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七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金聖嘆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絕。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

八

嵩亭上人《題活埋庵》云：「誰把庵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爲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誤在我生前。」兩詩于禪理俱有所得。

九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于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叙年齒，再誇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關前修薦表，百官座上嘆文章。」蓋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

士群歌《白雪》來。《題八桂堂》云：「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床。」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一〇

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群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囊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

一一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註誤，候補南河，年七十矣。尹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一二一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月，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儼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遍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床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穫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後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懷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輪一着，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一二二

托冢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歡。讀其《送人赴陝》詩云：「潞河冰合悲風生，欲曙不曙鳥飛鳴。寒山歷歷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公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

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韵詩，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驟然。兩人詩都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韵。尹相國和云：「若非元老憐才意，爭動閑雲出岫心？」

一四

以昌黎之幅強，宜鄙俳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昆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蚬蚌之多也！

一五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一六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匯，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麗，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

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匯，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可抄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爲貴者，誤矣！

一七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而字華句仿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閥，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

一八

《左氏》：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床第之言不逾閭，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褻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矣。

一九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庚」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以前無讀「磬」者。「令」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韵，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二〇

《文選》詩，有五韵、七韵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二一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麒麟」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聲。《贈田侍中》：「綠窗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爲「四」，「琵琶」爲「別」，「凝脂」爲「佞」，「紅橋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謀」也。韓愈《岳陽樓》詩：「字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元稹《東南行百韵》詩：「徵倖封魚租」，「封」音「倖」。《店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鑒」音「間」。《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酬白雲，閑觀風色動青旂」，「正旦」讀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青閭闔」，「扇」

平聲，「齊」去聲。李商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鈎。」自注：「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蕤料淨食。」自注：「料」平聲。朱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阼」音「徂」。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平忽仄，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親」、「寧馨」之「馨」、「蒲桃」之「蒲」、「鄭侯」之「鄭」、「馬援」之「援」、「別離」之「離」、「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捨」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蠡」之「蠡」、「補衡」之「補」、「伍員」之「員」，皆平仄兩用。

一一一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已新矣。鄭所南《雪》詩：「毋戰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蕭德藻《梅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詩：「過牆新水滴眠鶴，壓屋冷雲眠定僧。」更新。

一一二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灊、滻、灃、瀋、滈、潏也；至宋時則無矣。」

二四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爲：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顏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二五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明經嘉鑄，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云：『此曲只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曲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

二六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鵬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藜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蝸蟬，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爲是甚底？』林艾

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畢竟味少。」

二七

徐凝咏《瀑布》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爲惡詩，嫌其未超脫也。然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似比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臂。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

二八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爲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宰存恤，至於願結弟兄。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難遺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苒生太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辭惠，只愁無處覓金環。」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二九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

溪生也。館於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儻』、『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爲歡。」稚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其警句云：「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擎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層篩網，行天爪擲釵。枚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偕。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鄰棗，貧猶敵庾蛙。粉粘雲母膩，光逼水晶揩。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潛。人窺雨餘館，涼破日斜階。寒別關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不比橘逾淮！」一時傳誦。後乾隆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韻咏蒲桃事。沈因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陳即席成二十韻。警句云：「青子當秋熟，評芳自嶺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諫同參。種類炎方別，林園壯月探。陰暈連野屋，高欲逼層嵐。摘去梯難架，收來杖易擔。求溫憑箸裹，致遠藉筒函。買或論千百，嘗應只二三。顰眉今莫訝，苦口舊曾諳。細共檳榔嚼，香逾荳蔻含。討尋偏耐久，風格在回甘。核試花生燭，仁桃栗綴簪。幸登君子席，佳話并傳柑。」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蓉裳仿之，咏《錢》云：「魚伯飛來後，平添利海波。斫銅耶水曲，鑄幣歷山阿。輕影翻鯨甲，花紋皺鳳羅。五銖工剪鑿，四柱細摩挲。輪郭分烏漉，文章備隸蝌。好從床脚繞，誰向夢中磨？蕭庫懸標榜，吳宮衛甲戈。營中贖才士，帳下買青娥。藏處同牛吼，行來倩馬馱。無緣休慕『孔』，有癖定歸和。積窖千緡朽，當筵一擲多。裁皮嗤大業，剪葉記關婆。只我偏窮薄，終年嘆轉軻。逐貧空有賦，得寶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空將奈何！畫叉三十塊，挂壁羨東坡。」陳、楊二君，年未弱冠。